

## 第一章 留在京城不走了

「娘親娘親！您快看，大將軍好威風呀！」

「楚小將軍真有當年老將軍的風采！」

「說起楚老將軍，自從他戰死沙場，楚將軍與小將軍接起了擔子，據說打得比老將軍還勇猛。」

眾人邊說邊順著隊伍遙遙看向最前方，為首二人騎著赤血寶馬看不清面容，但憑著馬上那挺拔身姿就知曉氣質非凡，正是小將軍楚昭與他的叔父楚修楷。

楚昭自小從軍，生得高大威武，歷經戰場的凌厲眼神稍一飄來便壓得人喘不過氣。他騎於高馬之上，一身盔甲氣勢非凡，高高束起的長髮與微微皺著的眉更襯得他有些不好惹。

茶樓之上，兩位姑娘相對而坐。

右側的姑娘一身鵝黃襦裙，臂間搭著繡著芍藥的披帛，五官精緻眼神溫和，似乎只要輕輕喚她一聲，便會聽見她用軟糯的聲音笑著應好。

她們坐於窗邊，喝著上好的碧螺春，目光遙遙看著樓下威風凜凜的將士們。

「樂寧快看，楚小將軍竟生得這般俊朗。」

楚家人都生得不錯，楚昭也不例外，即便因為常年在軍營中皮膚黑了些，但一眼望去，一是被他肅殺的氣勢吸引，再便是驚訝於他眉目深邃、正氣凜然的俊容。鵝黃襦裙的姑娘生了一雙動人的杏眼，聽見好友姚書晴的話之後櫻桃唇微彎，輕笑答道：「的確。」

那聲音像含了蜜似的，讓姚書晴狐疑的看了過去，「怎的？妳認識楚小將軍？」若不是認識，樂寧的語氣怎會這般熟稔？但是據說楚小將軍一直隨叔父從軍，這應當是第一次在京城露面才是。

崔樂寧彎眸笑了一下，鬢上步搖墜著的玉珠稍微晃了晃，襯得女子的雪膚凝脂讓人移不開眼。

「妳不是一直好奇自關外給我寫信的人是誰嗎？」

姚書晴訝異的瞪大了眼，又看了隊伍前方冷峻的小將軍，「妳心心念念、時不時盼著的人竟是楚小將軍？」

崔樂寧略微不自在的端茶抿了一口，微紅了臉細聲答道：「哪有心心心念念……」

姚書晴揶揄看了一眼，打趣的眼神讓崔樂寧都不好意思與她對視。

「也不知是誰看了信後面紅耳赤，那笑都要溺死人了。」

崔樂寧別開眼，閃躲的目光一飄，落到正緩緩而來出奇惹眼的那人身上。

自幼時一別，除了楚昭每兩年與叔父回京與聖上覆命之外，他們只有書信往來，多年一直沒有斷過聯繫。

他曾說些軍營的趣事給她聽，又或是和某位將軍比試又贏了要她誇誇他，也會偶爾寄些自己做的小木偶給她，只是這兩年邊境打仗，他們的信從每三月一封變成大半年一封。

她總是讓他保護好自己不要受傷，他信裡應著，卻從來不提自己有沒有受傷。

好在近半年來的一封信裡說，離勝利的日子不遠了，待這次戰勝歸京他們就能

見面。

自收到那封信起，她一直關注著邊境戰事，想了無數種他們重逢的情景。

崔樂寧看他看得出神，只覺得他哪哪都好，還是聖上親封的最年輕的將軍呢。

可是片刻之後她的目光緩緩垂下，帶著些許失落。

多年過去，他們需要時間重新認識，如今他那樣惹眼，也不知多少貴女小姐要湊上去呢，她……也要如她們那樣爭搶嗎？

他風光無限的凱旋而歸，無數人的目光帶著崇敬目送他一步步踏入京城，而她坐於茶樓之上，好像只是萬萬人裡的一個而已。

她印象裡的楚小將軍，還是幼時學著大人的樣子板著一張凶臉護在她面前的模樣。

幼時，男孩們不懂事總是淘氣惹人煩，周圍的少爺們都愛逗弄她，氣得她漲紅了小臉，噙著淚回去找娘親。幾回之後她便不大愛跟他們玩，每次玩耍時都蔫蔫坐在一旁，只願那幾個男孩別再注意到她。

可男孩們頑劣才不管她的害怕，又笑嘻嘻地捉著蟲子追上去嚇她，她當時嚇得腿軟又喚不出聲，只捂住眼睛縮在牆角。

「不能欺負小姑娘。」

在她最恐懼無措的時候忽地聽見一個聲音，她猶豫地睜開眼睛，只見一個男孩擋在她的身前，比他們都高出半個腦袋，皮膚黑黑的，板著一張凶臉，其他男孩被嚇得不輕，丟了蟲子悻悻作罷。

男孩一本正經地轉過身，揉揉她梳了兩個揪揪的腦袋牽著她把送回府。

「我叫楚昭，以後是要當大將軍的人，有我在沒人敢欺負妳。」

那時候的楚昭小大人似的保證著，她淚眼汪汪感動地點了頭。

「……樂寧、樂寧妳在想什麼啊，叫妳半天都不理我。」

崔樂寧回過神，朝好友抱歉一笑，軟聲好脾氣的道歉，「對不起嘛，妳方才說什麼？」

姚書晴沒好氣的瞥她一眼，耐心重複道：「我說，妳眼光挺好，若是讓人知曉妳與小將軍書信往來多年，也不知曉有多少姑娘眼熱呢。」

看著對面茶樓面色羞紅的幾位貴女，可想而知楚昭這一朝歸京，肯定要惹得許多姑娘芳心暗許。

杏眼的姑娘輕輕抿了笑，楚昭正好率隊走到她們的樓下，她垂眸看著馬上的楚昭，陽光落在盔甲上，看得那雙杏眼微微眯起。

就在他從崔樂寧眼前路過時，不知道是不是心有所感，少年冷峻的一張臉微微抬起，恰好看進姑娘帶著些許失落的杏眸之中。

皮膚黑黑的小將軍愣了愣，盯著她看了片刻竟笑了一下，俊朗得讓人移不開眼。

周圍許多低低的呼聲，可崔樂寧絲毫不察，她在楚昭帶著少年人的笑意下倏然紅了臉，隨後下意識彎了眸。

他是認出她了嗎？

眼底的失落瞬間消散，她察覺到不少羨慕的目光落到她的身上。

不知為何，崔樂寧忽然想起幼時那句玩笑話——

「等我當上將軍就回來娶妳。」

她已及笄，三姊已在挑選夫婿，她想起婚事二字卻下意識的想到楚昭。

崔樂寧倏然面色羞紅，粉嫩紅霞飄上臉頰，她忽然側了眸與姚書晴笑道：「我也覺得我眼光好極了，畢竟……這是我兒時給自己選的夫君。」

姚書晴與她來往數年，從未聽過這個事，聞言也不看樓下的將士們了，拉著崔樂寧要聽他們幼年的事。

另一邊，楚昭仰頭看著茶樓上的姑娘，只一眼便令人驚豔得心中湧上陌生的悸動。若只是美麗動人他興許就讚歎一番，偏偏他看見姑娘髮髻上與其他步搖金釵不搭的那根木簪。

是他親手做的。

兒時她便是附近小少爺們偷偷喜歡的姑娘，如今似乎比以前更美了些。

多年久別重逢，可他如今領著將士們要去覆命，並不能為她停留。

他深深看了她幾眼，彎著唇收回目光。

無數人在迎接打勝仗而歸的楚小將軍，而她，只是在接楚昭這個人。

接下來的路，所有人明顯感覺得到楚小將軍愉悅的心情。

崔樂寧回到府中時夕陽已落下。

崔府的門庭頗高，花園佈置得處處透著詩意，沿廊掛著許多字畫，不難看出是書香世家的府邸。

距晚飯時間還有一小會兒，崔樂寧趕緊快步趕去，髮簪上的墜子在耳畔叮鈴鈴的響，自然也沒注意到府中下人今日特別的安靜。

「小姐回來了？」她的貼身丫鬢竹桃也從府內快步而來，瞧見自家小姐後鬆了一口氣，趕緊行了個禮，「夫人讓您快些過去，再晚些夫人就攔不住老爺了！」

崔樂寧皺了皺那雙彎眉，扶著她的手，腳步又加快了些，「發生什麼事了？」

「是二少爺回來了！」

隨著走動，挽在臂間的披帛頓了頓，隨後伴隨著姑娘驚喜歡快的聲音再次飛揚起來——

「二哥居然回來了！」

「憑什麼轉去做文官？我辛辛苦苦當上的校尉您說放棄就放棄，那是我辛辛苦苦在戰場上殺出來的！」崔子朗嘶吼著，雙目通紅被他大哥攔著拉開。

大廳裡一片混亂，崔夫人與崔樂宛勸著崔松良，他黑了一張臉顯然氣得不輕。

「二哥哥！」

崔樂寧到時便是這副場景，她愣了一下，隨後擔憂的提著裙子跑到崔子朗的身旁。清軟的聲音讓眾人瞬間安靜下來，不知為何同時鬆了一口氣。

崔子庭見妹妹過來，下意識鬆開了崔子朗。

崔樂寧跑到崔子朗身旁扯扯他的衣襬，乖巧的仰著一張動人的小臉軟聲喚他，「二

哥哥何時回來的？」

崔子朗此刻眼裡猩紅未散，低頭抹了一把眼睛，隨後沙啞著嗓子朝她哼笑了一聲，「去哪玩了這時候才回來。」

崔樂寧杏眼圓睜，軟著聲調道：「怎的不提前告訴我一聲？」

崔子朗瞟了父親一眼，扯扯嘴角揉了揉她的髮頂，「提前告訴妳有什麼用，反正這個家也不歡迎我。」

那語氣惡劣得讓崔松良往前一步又要說他，可崔樂寧擋在自家哥哥面前，可憐巴巴的看著他喚了句爹爹。

崔松良最心疼這個小女兒，瞧見她如小時候那般維護二兒子，不由得心裡有些堵。他氣得別開了眼，悶聲道：「也不傳個信誰知道你回來了。」

方才兒子嘶吼說身上的官職是出生入死得來的，他也忍不住心疼，但崔松良不是那種會服軟的人，他看著眼前這一大桌子的菜，硬聲說道：「回來就鬧像什麼話，坐下用飯吧。」

剛吵過一場，崔子朗氣都氣飽了，拉著崔樂寧就往外走，「你們吃吧，我帶寧寧出去吃。」

剛軟化些的崔松良又黑了臉，看著兄妹倆的背影低罵了句，「混帳！」

雖然二哥氣鼓鼓的，看著凶但是勁不大，崔樂寧還能回頭給家人們一個安心的眼神。

剛走到沿廊，崔子朗的腳步就慢了下來。

崔樂寧拉緊自己險些掉了一邊的披帛，側了腦袋看著二哥哥繃緊的臉，「方才聽見二哥哥說，二哥哥已經是校尉了？」

她知道二哥哥心情不好，雖然爹爹是因為擔心才想讓哥哥棄武從文，但爹爹凶巴巴的老是不願意說軟話，所以沒有理由讓二哥哥不生爹爹的氣。

提到這個，崔子朗的面容緩和了不少，他習慣性的又將妹妹的頭髮揉亂，志得意滿的笑了一聲，「是啊怎麼樣，二哥哥厲不厲害！」

梳得漂亮的髮髻被他揉亂，崔樂寧圓圓的杏眼瞪了他一眼，「厲害是真的厲害，就是太討人厭了！」

崔子朗挑眉一笑，認認真真上下打量了她一眼，「咱們寧寧如今都這樣美了？」

他走時她才剛剛長開，如今已出落得越發窈窕，也不知道多少人想當他妹夫。

「從前不美嗎？」

她圓溜溜的杏眼眯了眯，崔子朗一噎趕緊搖搖頭，「咱寧寧自小美到大，附近那些臭小子們老喜歡找妳玩。」他背地裡嚇走了好幾次。

崔樂寧沒好氣的瞥他一眼，隨後扯著自家二哥的袖子晃了晃，「那咱們倆去哪吃呀，你走的這些年京城沒什麼變化，不然就在府裡吃算了？」她到底還是希望一家人和和美美的，試探著輕聲開口。

崔子朗笑意一頓，又變成面無表情，他何嘗不想安靜和家人吃一頓飯，可父親要他捨棄拚死得來的官職，他不可能低頭。

他冷硬的面色讓崔樂寧在心中歎了聲氣，重新揚了個輕笑，扯著他的衣袖往外走，

「忽然想起來有家酒樓的味道還不錯，勉為其難帶咱們守家衛國的大英雄去嘗一嘗吧。」

崔子朗心間微暖，隨著她走了兩步，只是怨懟依舊未退。

崔樂寧敏感的察覺到，但並未開口，深知自己若是說太多會適得其反。

兄妹倆不緊不慢的往門口走，不一會就踏出了崔府的門檻。

崔子朗的步子忽的一頓，眉頭皺起歎著氣停了下來。

離家數年，他是真的想念家人，否則也不會趁這機會回京。

男子面色冷肅，真有了幾分經歷戰場的肅殺之意。

崔樂寧掀眸瞧了自家二哥哥一眼，心中一頓，隨後泛上些心疼。

「怎麼不走了？再晚酒樓都要沒位置了。」她故作不解的眨眨眼，杏眸映著周圍的光。

崔子朗默了默，心忽然平靜了些，拉著崔樂寧在府門前的臺階上坐了下來。

崔樂寧下意識有些抗拒，坐在太傅府門前自然會惹得許多關注，且這不合規矩。

但崔子朗一坐下就渾身低落不發一言，她抿了抿唇，壓著裙襬在二哥哥身旁坐下。

崔子朗終於憋不住開了口，「本以為聖上親封的校尉會讓父親覺得我是對的，沒想到他依舊那樣死板，憑什麼書香世家就不能從軍，憑什麼是崔家人一定要當文官！他不知道這些年我有多辛苦多努力，就是為了證明給他看我可以。」

「我興高采烈回到家，本以為一家人都會為我高興，可一回來就是吵，吵吵吵！乾脆以後我都不回來了！這些年每個夜裡我都在想家人，可父親一點也不想我。說不定我是撿來的孩子吧，不然從小到大父親為何總是看我不順眼？」

崔樂寧聽著又心疼又難受，可這些話彷彿讓他方才那身戰場血氣都消失了，還是從前因為頑劣被爹爹追著動家法的二哥哥。

她歎了口氣，抱住他的一邊胳膊，「爹爹沒有不關心你，他常常跟我們提起你的，雖是冷硬的語氣，但能聽出來他在念著二哥哥，戰場很危險，連我都懂的道理爹爹自然比我更清楚，我們都很擔心你。你想要去證明自己，想要帶兵打仗成為大英雄，可爹娘只想要你平平安安。」

崔樂寧的聲音又輕又柔，將崔子朗心上那股氣抹掉了不少，但想起方才吵的架，他悶聲別開了頭，兄妹倆沉默下來。

直到府門前經過許多輛華貴馬車，崔樂寧才晃晃他的手，軟聲道：「哎呀酒樓好像都沒位置了，我們只能勉為其難回府吃啦。來二哥哥，咱們吃晚飯去。」

她站起來拍拍裙子，見崔子朗沒動，心中偷笑一聲彎腰拉起自家哥哥的一條胳膊，「哎呀好重啊，寧寧抬不動二哥哥怎麼辦呀，二哥哥能自己出點力氣嘛。」

崔子朗沒繃住噗嗤一笑，抿唇站起來揉著她已經亂掉的髮頂，「嘖，那小爺我就勉為其難跟妳回去吧。」

之後的晚飯用得很是沉默，好在只是父子倆單方面鬧僵，崔樂寧和娘親大哥大嫂還有三姊姊都在關心崔子朗，不時問他軍中的生活。

雖然崔松良冷臉用著飯不發一言，但聽見崔子朗受傷時，崔樂寧瞧見他皺眉了。她給崔子朗夾了根大雞腿，默默在心中歎氣，看來她沒時間去找楚昭了，得抓緊

時間修復爹爹和二哥哥的關係。

第二日，好不容易回家的崔子朗起得很遲，剛用完早飯崔樂寧便來了。

「二哥哥起得太遲了些，若不是今日爹爹去上朝，定是要說你的。」

今日沒有出門的打算，崔樂寧便穿了條梅染色齊胸襦裙，裙襞繡著向上延伸的梅花，髮髻隨意用幾根簪子簪起來，看著簡單又靈動。

「隨他說，小爺我好不容易回家，還不讓人休息休息了。」崔子朗悠哉悠哉伸了個懶腰，絲毫不慌。

兄妹倆隨口聊了幾句，有下人來報，「隔壁的楚小將軍登門拜訪，夫人讓兩位主子趕緊去呢。」

崔樂寧愣了一下，隨後起身輕笑應著好。

她早就想好了，待楚昭回來後去尋他，沒想到二哥哥也回來了。她擔憂爹爹與二哥哥又吵起來，本想著過幾日再找機會與他見一面，沒想到楚昭竟來尋她了。

崔樂寧帶著說不上來的心喜正要走，身旁的崔子朗忽然拍掌笑了一聲，拉著她便走，「阿昭定是來尋我的，走走走，寧寧，我帶妳看看楚小將軍。」

崔樂寧聞言輕啟了唇，眨了眨眼有些茫然的跟上自家哥哥。

崔府正堂，崔夫人讓丫鬟們趕緊上茶，一邊招呼著讓楚昭快坐下。

「楚小將軍如今可是景朝的大英雄，怎的不在家多休息幾日？」崔夫人溫柔的笑著，帶著些長輩的慈愛。

楚昭揮揮手，身後的下人將帶來的禮物呈上。

崔夫人有些不贊同的拒絕，「小將軍來便是，禮物就帶回去吧。」

「夫人不必客氣，如幼時那般喚我阿昭便好。」楚昭家中女性長輩都早早過世，他沒有這方面的相處經驗，只能有些拘謹的坐著，一張繃著的臉略微有些不自在。他幼時來崔府找樂寧時見過崔夫人幾面，對他來說這是長輩，喚句小將軍便顯得有些生疏了。

下人端茶上來，眼前有些凶相的孩子拘謹的低頭喝茶，崔夫人瞧著笑了一下。她知曉楚昭與她家兩個孩子都有關係，與寧寧是自小相識，與子朗是在軍中時關係不錯。

「一轉眼阿昭竟當上將軍了，真是很厲害。」崔夫人笑著誇了一句，隨後又繼續問：「今日阿昭來是找……」

「自然是來找我的！」

崔夫人話還沒說完，崔子朗便拉著有些懵的妹妹跨入正堂，樂呵呵的話音落下後，正堂內其餘三人忽的沉默了片刻。

堂上那人一身黑色衣袍，玉冠將長髮高高束起，面色冷肅眸光凌厲，若是帶一把佩刀便讓人更不敢惹了。

可是崔樂寧一瞧見那凶巴巴的模樣，倏然眼裡多了幾分熟稔的笑，杏眼彎彎，讓人瞧著心中生喜。

那面色冷峻的男子見了，唇邊下意識勾了一抹笑。

「哎！不過一日不見，怎的見了我這麼高興？」崔子朗看見好友的笑愣了一下，隨後跑過去搭了楚昭的肩，一臉驕傲的向母親與妹妹介紹道：「這是我好兄弟，也是大名鼎鼎的楚小將軍。」

崔樂寧聽了笑意更甚，含笑看了一眼自家哥哥，她竟不知曉哥哥與楚昭居然成了朋友。

見崔夫人也是一副笑而不語的樣子，崔子朗大刺刺的笑意一頓，總覺得母親與妹妹的反應有些不對勁，「怎麼了？妳們怎麼這般反應，這可是楚小將軍！」

楚昭有些無奈的扒開肩上的手，看向崔樂寧時眸色柔了下來，低聲喚了句，「樂寧。」

崔樂寧彎了唇，稍稍點頭算是見了禮。

被拍開手的崔子朗愣在原地，看看妹妹看看楚昭，半晌憋出一句，「你做什麼喚得如此親暱？」

這楚昭有個小媳婦呢，怎麼能如此親暱的喚他妹妹，真是不要臉！

可崔子朗的話剛說出口就被崔夫人拍了一下，他無辜的瞪大眼，又被崔夫人瞪了回去。

拍拍傻兒子之後，崔夫人含笑對兩人道：「最近花開得不錯，寧寧帶阿昭去逛逛吧。」

顯然是讓兩人出去敘舊。

崔樂寧與楚昭遙遙對視一眼，她軟聲應了句好，隨後與楚昭並肩走了。

崔府花園正值花期，也正如崔夫人所說，花園裡的花姣紫嫣紅很是好看。

兩人並肩緩緩而行，一人身著梅色的襦裙溫順嫻靜，一人身著黑袍顯得不近人情。

「昨日歸京時我見到妳了……」楚昭斂了眉，眼角餘光看著她裙襬上的梅。

崔樂寧微彎了眉，可一抬眸看他還是面無表情的臉，笑意頓了頓。

還是生疏了啊……

她的情緒低落了些，本斟酌著欲答，忽然瞧見那張臉上浮現出她熟悉的笑。

楚昭不再收斂，露出了他的大白牙朝她笑道：「很高興妳能去。」

少年稚嗓已變，故作冷肅時低沉又硬邦邦的，但他只要不繃著，聲音帶上活力就像那些調皮的小公子一樣。

他們兩三年沒有見面，方才從正堂走來的一路略微有些沉默，可他一開口，一看見他笑起來的酒窩，那些不自在就如過眼雲煙一般消失不見。

崔樂寧聞言彎了眼，仰頭看著他打趣道：「嚇死我了，我以為你真變成那樣冷硬的將軍大人了。」

楚昭笑了一聲撓撓頭，酒窩若隱若現，比裝模作樣時多了好些少年氣，「昨日這麼多人看著呢，總要顯得有氣勢一些。」

崔樂寧看著他笑意不止，無論見過多少次，總覺得他這兩副模樣太過憨了些。

「確實很有氣勢，昨日險些被你唬住了。」她笑著說完，頓了頓又側眸看著他道：

「不過我以為這麼久沒見，你會認不出我。」

楚昭咧著牙笑，「怎麼會，雖然妳變得更好看了，但是妳昨日戴著木簪呢，我親手做的怎麼可能認不出來。」

看著他有些驕傲的笑，崔樂寧眸子彎了彎，「是是是，小將軍親手做的木簪呢，是我的榮幸。」

聽她笑著誇自己，楚昭心裡湧上一股說不上的情緒，樂得笑了一下，片刻後他收斂起笑，認真的朝她道：「方才說的都是真心實意的話，很高興昨天能看見妳。」他們楚家只剩下他與叔父，京城沒有等他的人，昨日那茫茫人海裡，只有她是在等他歸京的人。

他忽的如此認真，崔樂寧愣了一下，隨後輕笑道：「昨日這麼多人都去了，我豈能錯過這個湊熱鬧的機會？況且——」

她拖長了聲音，楚昭心中莫名有些緊張，黑眸直直的看著她，「況且什麼？」

再見她已及笄，她變得更美了，是他不敢久看的美。忙著征戰兩年多，書信往來也比從前少，在見到她之前他從未擔憂過兩人會生疏，見到她之後卻沒來由的多了一絲慌張。

「況且信裡不是說好了嗎，待你凱旋而歸我定會去看的。」

她笑眼彎彎，說著還踮了踮腳，結果發現如今少年已比她高了太多，她一瞬間抿了唇，抬手比了比身高後軟聲抱怨道：「你怎的又高了這麼多。」

帶著馨香的姑娘傾身至眼前，楚昭恍了片刻神，隨後抬手將她的髮簪扶正，「隨我每日在軍營跑三圈，妳也能長高。」

她今日戴的是碧玉簪，嗯，沒有他做的好看。

楚昭挑剔的點評了一番，不經意低眸，便瞧見她似嫌棄的瞧了一眼自己。

他挑了眉，「怎麼？」

她抬手指指他的手，「我可不要這麼黑。」

她蹙眉並無嫌棄他的意思，只是她一個姑娘家若是曬黑成這個模樣，自己都會嫌棄。

楚昭擰了眉，舉起手翻來覆去看了看，「也沒有很黑吧……」

日日在軍營訓練，曬黑是必然，不過楚昭的黑並不影響他的俊朗，反而讓人覺得他的氣勢更硬朗。

她眸間閃過一絲笑，隨後將自己的手湊到他的手旁邊，「瞧。」

姑娘肌膚白皙，在陽光下更是瓷白，與他麥色的手一比更顯得她白了。

楚昭眉頭一挑，訕訕將自己的手背到身後，「……妳是姑娘家。」

崔樂寧噗嗤笑出聲來。

兩人並肩笑著閒逛，遇到特別美的花她就停下來，給他介紹說是家裡人或是她自己種的，他會很有眼色的誇上兩句。

過了片刻，崔樂寧忽然道：「你這次回來要待多久啊？」

從前總是待上兩天就走，這次邊境戰事暫歇，應該可以……待久一些吧。

楚昭回眸看她，目光微凝，隨後笑了一下，「沒有戰事的話，就留在京城了。」

周邊幾個國家就數康國最狡猾，時不時來邊境試探，這回被打服了應該能安定幾年。

崔樂寧正撫著花，烏黑長髮從肩頭滑落，聞言驚訝的抬眸，眼底有著幾分意外與喜意。

「不走了嗎？」

楚昭微微彎了腰靠近，抵唇笑著酒窩若隱若現，「不走了，一直在這保護樂寧。」他眼裡滿是笑，還有少年的意氣飛揚。

崔樂寧自然也是歡喜的，畢竟戰場發生的事無可預料，若可以，她也想自己在意的人都平平安安，而且不知為何，想著他以後留在京城，她就不住的歡喜。

她半蹲著身，抬著眸眉眼彎彎，眼前的黑衣男子笑得肆意，也傾身含笑與她對視。等崔樂寧送楚昭走了之後，一回去就撞見滿眼怨色的崔子朗，看著「凶神惡煞」的二哥哥，她愣了一下訕笑著後退，「二哥哥怎麼了呀。」

崔子朗沒好氣的瞪她一眼，「妳說怎麼了，妳居然和楚昭認識！妳知道他私底下叫妳什麼嗎？」

他比崔樂寧大幾歲，寧寧和楚昭認識的時候他在學堂，偶爾回來也沒興趣知道妹妹和什麼小屁孩玩，自然也不知道楚昭居然和妹妹認識。

崔樂寧有些心虛的垂著頭，可憐巴巴的，但是一聽他的話，又好奇的抬起頭看向他，「他私底下叫我什麼？」難道楚昭還和其他人提過她嗎？

崔子朗咬了咬牙沒說，瞪她好幾眼轉身就走。

叫她什麼？叫她小媳婦。

他和楚昭是很多年前收信認識的，每次去領信都有他們，楚昭每次看完信都樂呵呵的，和平日板著臉的模樣完全不同。

崔子朗看著好奇，便問是誰給他寄的，楚昭咧著一口大白牙驕傲的說，是他仙女似的小媳婦。

那時候他還打趣呢，說他也有個妹妹，長得可好看了，京城就沒幾個能比得上她的。

結果那小子完全不上心，還皺眉認真反駁，說他的小仙女媳婦才是最好看的。

那時候他還不屑反駁，心裡想著，自家妹妹可是太傅之女，身分高貴還長得美，多少小公子暗暗傾慕呢。

沒想到啊，到頭來竟是同一個人，居然敢拐他的妹妹！

崔子朗氣得牙癢，想著下次見楚昭定要揍他一頓。

見二哥哥走了，崔樂寧哎了一聲，趕緊追上去，「楚昭說什麼了呀，快告訴我嘛。」

「不是自幼認識嗎，有本事妳問他去。」

「二哥哥——」

「不說不說！」